



散文

放纵自己的心灵

■李守伟

没想到,散步的时候也能扭住脚。俗话说,伤筋动骨一百天,这段日子终于可以放纵一下自己,同时也放纵一下自己的心灵。离开了办公室,一时间,一切都变得百无聊赖。躺在床上,望着窗外蔚蓝色天空中那片悠闲的白云,思绪万千。人生如歌也好,如梦也罢,难道真的都是浮云?

不经意看了一期《东方卫视》“舞林大会”,感慨颇多。参加角逐的有当红的主持,也有文艺界大腕,对这些人我向来都是微词多于赞誉,认为他们只会表表演,耍耍嘴而已。可当我看到他们在“舞林大会”上的出色表现,我不禁问自己:如果我舍弃了自己这份自以为是的工作,我还能做什么呢?

人过四十而不惑。人生的沉淀埋没了更多的激情,我们用冷眼审视着一切,在最美好的东西面前显得那么从容和淡定。在意,也许我们背上的是无休止的感情和生活负担;放下,一切如旅途中的风景,即便不能驻足,至少我们来过。很多事情,我们不能做得很好,但我们不可以不会欣赏,欣赏是对美好的尊重和对自身的肯定。

曾买一套《容斋随笔》,希望有机会好好看看。如果没有时间,想像着退下来后,弄个躺椅,戴副老花镜,再沏壶绿茶,自得其乐。不过,这段时间还是提前拿出来翻了,不想却认识了洪迈这个不凡人物。我们可以不认识这个人,但从他对诸子百家、诗词文赋、历代典章制度、医卜星历等的考评辨析中,我隐约感觉到主宰人的内心的东西。什么是真,什么又是假?在这多元化的今天,公平和正义演变成不同利益角逐的目标,物化成实现个性价值的筹码。

有网友说:有了腿便有了路。到底是有了腿就应该有路,还是有了腿就能踩出一条路?事情往往起纷争,无论增白剂,还是瘦肉精——谁能说加增白剂的人就不吃面,有了瘦肉精就拒绝吃肉。公平和正义自在人心,谁都有,只是上面落满灰尘,没有去擦……

游秦淮河

■董三郎

十里秦淮沧桑事
不见当年老夫子
故国文明传千古
群贤踳踳多壮志



散文

三哥,外号张三。三哥可是淮阳中学(简称淮中)的名人,八五届上下的学生甚至 2000 年以前的学生对他都略知一二。知道他真名的很少,但只要一提张三,大家都呵呵一笑:“哦,是他呀,知道知道”。三哥出名的原因,一是他的教师子弟身份,二是学习成绩不好,还有就是他在淮中做了好多年的生意。

三哥小的时候,非常聪明,小学、初中学习成绩都是班里数得着的,尤其是代数,常常被老师夸奖,那时的三哥很神气也很傲气。

他曾是父亲最看好最得意的孩子,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你们姊妹几个,老大老二不说了,生不逢时。现在啊,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就是老三了,成绩好!聪明!

也许是夸奖多了,也许是青春叛逆期,到上高一后,三哥好像就不学习了,整天不知道他在干啥。不论爸爸怎么吵,妈妈怎么说,可怎么就找不到以前的他了。记得有一次,父亲拿着扫帚满院子撵着他打,妈妈在一旁气得说不出话



散文

大姐语不出众,貌不惊人,只是个普通人。从小因为兄弟姐妹多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,父母没有能力供她上学;但成年后却有幸结缘温文尔雅的做教师的大姐夫,算是弥补了她的一生遗憾!因为自小就有大姐的溺爱,我有幸跟随他们生活了很多年,对大姐也有一份特殊情缘。

那是一个深秋,刚出闺的大姐回家探亲,说不完的知心话,道不完的体贴情,直到日薄西山才在父母亲的催促下,依依不舍动身回家。临行时爸妈送她一大架子车(当年运输条件差,全靠人力)生红薯,她便点名邀我相送,带着对大姐的百般依恋我欣然前往。路上架不住车重路远,我们行进的步伐越来越慢。眼看天色渐晚,遥望远处次第闪烁的万家灯火,我不停地问:“姐,到了吗?”从她粗重的喘息声中,我感觉到大姐其实很累。

三哥

■欣丽

来,一问才知道,原来三哥在教室里上课时戴个墨镜,被老师告了状,那时候头发稍微留长一些就不行,更别说戴墨镜了。我是头一回见父亲打孩子,在我记忆中,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,几乎没发过脾气,更不用说打人了。

三哥越来越不爱学习了,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时尚了(那时候称洋气),穿皮鞋、戴墨镜,留小胡子,活生生就是电视剧《你是我兄弟》里邓超演的老二。父母因为三哥的原因也变得不愿出门,吃了饭没事就呆在家里,觉得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脸上无光。父母很失落,把对他的希望逐渐转移到我和弟弟身上。

三哥自然是没考上大学,更不用说是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。父亲觉得儿子不争气,再加上知识分子固有的不愿为三斗米折腰的秉性,不论母亲怎么劝说,也不愿意为他这个儿子去托关系找工作。三哥在社会上游荡了几年,没办法,母亲在淮中门口摆个小摊,让三哥在那守着。也许是长大的缘故,三哥对自己的那个小摊越来越喜爱了,生

意也越做越大。逢上淮中刚开学时,每天的营业额最高时竟达四五千,以前几百块的生意本金也变成了一万多元了。三哥做生意和气,价格公道,学生都爱到他那去,离多远就喊三哥三哥的。三哥俨然已成了他新的称呼了,不论年龄多小的学生,都是三哥三哥地叫。三哥有时也笑着说他们:以后别喊三哥了,喊三叔。

有一次,我带着女儿回家,闲暇时到他店里帮忙,他乐呵呵地正给一个学生买饭。我问他,那学生呢?

三哥说,感冒了,买药去了,给他买了饭先放这儿,一会儿回来就能吃。

不一会儿,学生回来了,一进门就喊,三哥,我的饭呢?

在这盖着呢,快过来吃!

我问那学生,三哥人好吧?

好,好得很,三哥心善、仗义,我们都爱来这玩。

回头再看三哥,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。

一年又一年,一届又一届学生来了走,走了来,三哥虽然不是老师,但他送走的学生不计其数。在

永不熄灭的心灯

■史玉红

“再坚持一下,前面就是了,到家姐给你做好吃的!”一路上,过了四五个村庄她总是这样回答我。

“姐,我真的走不动了!”

“前面就是!到家姐给你熬肉吃!”我顿时强打起精神,亦步亦趋地坚持着。在大姐的“哄骗”下,我们终于走完十几里的脚程到了家。刚一见到在家焦急等待的大姐夫,我便浑身像散了架,连大姐许诺的肉都没等到吃便倒头大睡了。此事过去近三十年,但它并没有随着岁月蹉跎烟消云散,却不停地在我脑海中闪现。

大姐夫是农村小学校长,上有老下有小,工作太忙,有时礼拜天还要顶风冒雨去开会,根本无暇顾及家。十几亩田地的农作任务全部压在了大姐一个人身上。她是天明忙到天黑,有时候连口饭都顾不上吃,却从来没有埋怨过,全力以赴支持着她心中的梦想——教书育

人。她常说:“我没有文化没上过学,那是因为家里穷,一生也没少作难!如今条件好了,不能再让孩子们没文化,走我的老路子。”

操劳过度,身体不堪重负的大姐倒下了,这一躺就是几年!多亏大姐夫的悉心照料,她才挺了过来。可无情的病魔一次又一次向孱弱的她袭击。2006 年初夏晚上八点多,我突然接到大姐夫打来的电话:“你姐病厉害了,来看看吧!”听到他急促的声音,一股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,我急忙驱车前往。黑夜的灯光下,大姐静静地躺在床上,已不能动亦不能言语,眼睛一直木然地盯着天花板。透过灯光,依稀看到她的双眸满浸着闪烁的泪花,这是对人生亲情的依恋还是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不得而知。想到大姐全心全意付出却始终不能等到回报的那一天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,伏在床前抽泣不已。

人生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。最终,一双儿女的声声呼唤,白发苍苍的父母的殷殷祝福也没能挽留住她。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恋,年轻的她走完了年仅 46 岁的人生。

大姐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顽强的。她常用“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”来激励自己影响别人。因为文化程度低,对于人生哲学大姐讲不出什么名言警句,倒是电影人物“许三多”为她作出了总结——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,她没说到,但她做到了。每当遇到困难,她总是把痛苦悄悄留在了心底,却把“坚持就是胜利”化作一盏明灯,鼓舞人生前进的脚步。

如今,大姐已长眠于地下,但她“坚持就是胜利”的无声格言,却化成了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,照耀着我继续走下去,照亮我人生的每一个脚步,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。

大姐故去近五个年头,对大姐的恩情始终难以释怀,假如天堂有知,请借助春风捎去我对她遥远的祈福吧。

连载之五十:

方氏兄弟千里奔父祖

清朝雍乾年间,安徽桐城的方观承,是一位出了名的孝子,他千里探亲的故事,至今被人们传为美谈。

清朝桐城方氏家族为海内著名世家,家族中的一些人物,如顺治皇帝的侍读学士方孝标、桐城派鼻祖方苞等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。方孝标曾因文字狱而被流放,到了康熙初年才被释放。可到了康熙后期,已经辞世的方孝标又被一文字狱所累及,他的儿子方登峰(时任工部主事)及孙子方式济(时任内阁中书),皆因此而受到株连,父子二人同时被发配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充军服役,其家产也被没收充公。

方观承便是方式济的次子,高祖、祖父、父亲均遭发配穷边,族中女子也都流亡为官奴,如此身世可谓奇极!祖、父流放之时,方观承与其兄方观永尚在幼年,所以才免于发配。本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官宦世家子弟,准备安心期待一条由科举而仕进的人生坦途,但是一夜之间,却成了一个不得不寄身在南京清凉山寺,靠僧人接济为生的孤儿,生活之困苦可想而知。

在寺庙中,方观承兄弟含泪度日,备尝艰辛,但随着年岁稍长,方观承兄弟开始想念起自己的祖父和父亲。一次,方观承鼓足勇气,向長老提出请求,允许他俩前往边疆探望长辈。長老念及二人年幼,尽管有此孝心,害怕不能成行,便极力劝阻。方观承恳求说:“祖父、父亲遥在天涯,对家中亲人望眼欲穿,我们若能前往,定会增添些许慰藉。为给二老一点安慰,我们即使受点折磨,遭受点艰难,也在所不辞。请長老恩准,让我们启程吧。”

方家兄弟的义举,感动了長老。長老送其路费,含泪目送他们踏上了探亲路程。

一路上,他们风餐露宿,跋山涉水,忍饥挨饿,搀扶而行,衣破成条,脚生老茧,可不为困难所畏惧,仍然一路北上,徒步万里,誓死前往。千山万水之间,常常是日行百里,不着一餐。几个月后,他们终于见到了祖父和父亲。四人抱头痛哭之后,祖父、父亲为自己有这样的孝顺后代顿生快慰,一家四口陶醉在融融的天伦之乐之中。

之后十几年间,方观承居然在黑龙江与南京之间往返七趟。作为一个世家子弟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从江南到塞北,阅尽人间风土,历经沧桑世故,有意无意之间,方观承把自己历练成了一个虽然年纪轻轻,但却饱读诗书、见多识广、人情练达的豪士。

父、祖相继在黑龙江病故之后,贫困至极的方观承,开始流落京城,后被定边大将军福彭收为幕僚,从此踏上仕途,后官至布政使、浙江巡抚、直隶总督等,成为方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。

【感言】

树有根,水有源。方家兄弟小小年纪,在家遭横祸的艰难厄运中却心中装着长辈,不远万里,历尽苦难,来到亲人身边,给亲人精神上以莫大的安慰,使全家人重享天伦之乐,孝心义勇,天日可鉴!



由周口升盛劳务派遣公司
赞助连载

公司常年招工、培训、安置 16 至 45 岁务工人员,跟踪维权,最低工资 2000 元以上。
咨询电话:8688566